

别奢望美国成为亚洲国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中心 副主任 赵可金

“在可见的未来，不要奢望美国能成为亚洲国家，美国要进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东亚一体化搞不成。”

美国宣布要“重返亚洲”，甚至有意加入东亚共同体，对此，有学者认为，不妨展开双臂接纳美国，只要其具备“亚洲国家”的认同，放弃将亚洲作为谋利工具的初衷，就可成为“东亚共同体”中的一员。笔者对此深表怀疑。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全局来看，奥巴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调以求稳为主。为了防范在未来有一天中国崛起的步伐超出了美国控制的能力，在奥巴马的新亚洲战略中，处理好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平衡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平衡关系是其战略调整的核心。

首先是保持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同中国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拉中国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从战略上加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奥巴马政府在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的同时，对于民主党政府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版本提出了批评，并警告日本不要走得太远。在美军驻日基地搬迁的问题上，双方矛盾依旧。

同时，奥巴马政府希望在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支持亚洲地区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确保美国能够加入其中；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拉拢印尼和新加坡，限制中国和东盟走得太近，极力限制东亚一体化进程不走出美国控制的轨道。

不难看出，奥巴马的新亚洲战略纯粹是出于维护美国亚太霸权战略的考虑，亚洲现在存在着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因素，如朝核问题，也存在着和美国价值观不同但综合国力在迅速发展的中国，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猜忌和不满也一直存在，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也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伸缩的空间。只有亚洲国家真正意识到亚洲的未来来自于地区内的优势互补，才能真正扭转美国支配亚洲战略的思维。

对美国人来说，重返亚洲绝非是经贸和金融领域，美国通过 APEC 早就介入亚洲很深了。当年，美国之所以对 APEC 感兴趣，主要还是看上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议上设立“茂物目标”，确定在 2020 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当这一目标实现后，美国的立场急转直下，不愿意再往前进一步，向亚洲国家提供它们热切盼望的“经济技术合作”，此后，APEC 便成为了“吹牛会”，不再有大的作为。

不过，相比经济目标而言，安全目标对美国更重要。在区域一体化已成潮流的背景下，基于维护地区霸权地位的安全考虑，美国重返亚洲在形式上显然已经不能采取在东盟国家重新恢复军事基地的做法，而只能采取“搞黄区域共同体”和“以一两个大国牵制”的策略。前者只需要跻身亚太区域共同体的成员国地位即可实现，后者则倾向于利用印尼和新加坡来牵制中国。因为目前东盟 10+1（中国）合作当中，中国与菲、越、泰、马等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反倒是印尼与中国交往有安全上顾虑，在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上一向不大积极。美国正是看透了印尼的想法，印尼成为美国亚太战略新支轴国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严格意义上说，亚太区域整合主要是经济贸易合作层次的整合。除非美国愿意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否则美国在亚太地区整合过程中不需要跨越 APEC 的机制，美国的加入只会将复杂的安全和政治问题突显出来，让本来基础就非常脆弱的东亚共同体变得更加复杂，进而丧失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更何况，从美国谋求主导亚太地区的大战略出发，美国决不允许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对

美国的控制力有抵制能力的体制，从而有能力联合起向美国说“不”。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不要奢望美国能成为亚洲国家，美国要进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东亚一体化搞不成。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实际上是用日韩来平衡中国，然后再通过印尼主导的东盟来平衡中日韩，这就是奥巴马新亚洲战略的本质。

东亚一体化的未来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本地区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取决于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基础性支撑。

当然，由于美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对东亚地区具有较大利害关系，东亚共同体也无法完全排除美国在安全上的关注。因此，东亚共同体不必排除美国的影响，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的观察员介入，该地区可以接受一个以经济整合为目的的“经济美国”角色，但必须反对一个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战略化的“安全美国”角色，因此，“观察员”应对是一个适当的选择。